

1000000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六十七

宋 李燾 撰

真宗

景德四年冬十月甲午朔太陽當虧雲陰不見詔河北諸州軍增葺城池樓櫓之具令轉運使緣邊安撫都監分往檢校選殿前司龍騎卒材勇者隸龍猛先是此軍十三指揮皆募強盜以充時寇賊希少故議併省乙未麟州言趙德明於州西置榷場請行互市上以延州已置不許

丙申淮南江浙荆湖發運使度支員外郎馮亮爲侍御

史領使如故

副使李溥入月已酉先遷

戊戌以右贊善大夫監許州商稅王嶼知衛州嶼自言

前知棣州值契丹入寇頗申扞禦之效昨以偶未獲賊
爲轉運使所奏替還釐務上錄其前課故復令治郡
己亥詔諸軍都虞候已上至廂都指揮使不得與本郡
軍員結親其指揮使不得與本指揮軍使都頭結親軍
使都頭非本指揮卽聽違者論如法

庚子詔京城倉場受納芻糧勿得留滯令三司開封府
察之

癸卯于德潤至白象州詔獎曹利用等優賜將士令速
具立功人姓名以聞上曰嶺外行師不得持久旣已平
蕩當速議分屯又曰利用所領荆南澧朗等州歸遠兵
聞頗用命此皆强梁負過之人俟行賞補置訖其不該
賞者宜遣使擇其壯勇部送京師遷隸上軍

甲辰右諫議大夫种放自終南山來朝召之也上謂輔臣曰放比高尙其事每詢訪多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卽物議未厭因令陳堯叟諭意且曰朕慮放卷而懷之能副朝旨誠爲美也旣而堯叟言放云自被聘召及遷諫署無所補報其幸已甚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若更處之顯位則重其過矣堯叟復手筆訊之放答疏如前上因遣內侍齎詔賜放略曰卿宜體茲眷遇罄乃誠明敘經國之大猷述致君之遠略盡形奏牘以沃朕心副涼德之倚毗塞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上表固辭上曰放能守分益可嘉也

乙巳詔獎知象州何邴等自乾德開寶以來用兵及水旱賑給慶賜賞賚有司計度之所闕者必籍其數以

貸於內藏俟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二十年閒歲貸百萬有至三百萬者累歲不能償則除其籍於是上命陳彭年撰內藏庫記述其事出以示王旦等曰此庫乃爲計司備經費耳計司有闕必取於民苟非節用何以獲濟因言漢武外事四夷北伐登單于臺西田車師勞內地以勤遠方此所以財用不足也陳堯叟曰漢武末年戶口減半乃封丞相爲富民侯是亦悔於用兵也上然之翰林學士晁迥等上考試進士新格詔頒行之初陳彭年舉進士輕俊喜謗主司宋白知貢舉惡其爲人黜落之彭年憾焉於是更定條制多因白舊事而設關防所取士不復揀擇文行止較一日之藝雖杜絕請託然寘甲等者或非人望自彭年始也詔自今祠祭

犧牲令有司擇純白養豢在滌無得捶撲並如故事其
中小祠加用一半常嚴飾壇壝玉帛豆籩之數未及古
禮者議增之置監祭使二員以監察御史充月給錢十
千免其出使詔翰林學士晁迥等各舉常參官堪知
大藩者二人上親閱班簿擇朝臣有公望者得迥等五
十人令保任焉

丙午江南轉運副使太常博士直史館何亮遷左司諫
爲廣南西路轉運使代舒賁也賁坐不察宜州劉永規
虐政御史臺差官就劾罷其任欵聞詔贖金釐務以懲
之

丁未以工部郎中直史館馬亮爲右諫議大夫知廣州
亮自昇州代還表言柏檟在肥上求典廬壽州以便營

奉及請對但曰如國家必有驅策豈敢以私自便屬初
平宜賊上問以桂廣之政亮曰高謹微高紳皆循謹非
嶺守之才宜審擇其人如張詠劉綜可也上曰詠有疾
不可遠適綜在并門寄任已重初欲命楊覃知廣州上
察亮願行乃謂宰相曰亮之幹敏不下覃也故授之亮
由兵部員外郎改官才數日擢升諫垣以重其命高寶訓紳
作王初曹利用言方宜賊之擾楊覃知潭州庶事皆
有備上與大臣語嘉其任職王旦曰覃素以吏幹稱江
浙人中罕見其比上曰是嘗與朱台符同任陝西者否
旦曰然當時所爭雖多曲直然覃頗有愛民之心也
詔以曹利用爲引進使張煦爲如京使張從吉爲莊宅
副使張繼能爲供備庫使自餘進秩有差繼能以前鋒

首破賊人故被賞最優歸遠軍士手殺陳進者李昊劉宗趙敏並補本軍都頭又以知象川大理評事何邴爲祠部員外郎賜緋邴三子並賜出身親屬同扞寇者悉甄敘之升象州爲防禦初議行賞輔臣以象州城守四十日其官吏將校各超三資懷遠軍天河寨賊攻之不累日而退各超兩資上曰賊之初起其鋒正銳懷遠天河首破攻擊固禦尤難可與象州同超三資王旦等請俟曹利用等赴召取進止上曰賞不踰時且軍中等級皆已有命不可緩也故次第行焉潯州言賊黨周道誠挈其族自首詔曹利用量罪處置其家屬釋之樞密院上新置殿前侍衛司將校具員詔自今轉補收落合主事卽時錄其年月有舛誤白知院改正敢漏落移

易者劾罪以聞

庚戌詔史崇貴于德潤駐桂州督巡檢使臣招亡命賊黨曹利用等徧巡象桂宜融州懷遠軍天河寨訖赴闕仍令利用就差隨行立功使臣爲懷遠軍知軍天河寨主象州巡檢以寇孽甫平藉其安輯也 詔獎廣南東路荆湖南路轉運使廣桂邕容潭融全諸州長吏及周文質等以供軍設備故也

辛亥羣牧司言諸監以草地充屯田遣卒種藝所入不充其費今馬數益多而牧人少請廢屯田仍爲草地委所屬州縣標其疆界免公私侵占從之

甲寅德音赦宜柳象州懷遠軍死罪以下囚廣南東西路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脅從受署者勿理蠲宜柳

象州懷遠軍丁錢及夏秋租桂昭州秋租

免桂昭秋租實錄在明年

今從本紀

先是中書進擬曲赦條目有云潰散賊徒聽其

首露釋罪軍卒仍付所管上曰比令曹利用相度裁處此與前敕不相應會馬知節曰軍卒嬰城叛命若許釋罪恐似太輕上曰旣已潰散須有所歸倘擒之不盡豈無後患陳堯叟請元謀同惡者不赦知節又曰軍中合勢迫害長吏聚黨避罪忤擾鄉閭今獲赦宥恐爲惡者不悛上曰頃年西川謀害韓景祐者所部皆禁旅亦止誅首惡其徒自首者移隸諸軍今澄海州兵耳苟元情重徙置遠郡可也知節執議如前王旦請改云潰散賊徒限一月首露釋罪所在收錄奏裁上可之

乙卯曹利用等言軍賊黎育與其黨及族屬老幼僅千

人奔逃至貴州知州宋希閔不測其來挈牌印與僚吏
出城竄避俄而賊入城焚居人廬舍經宿始去希閔乃
還詔利用等追捕無令遺逸害及遠民黃梅縣尉潘
義方坐獲劫盜云嘗以贓物寄賣酒朱凝家卽逮凝至
遣獄卒以牛革巾濕而蒙其首燥則愈急凝不勝楚痛
卽自誣受贓法寺當贖金九斤詔特勒停仍申徹中外
應有非法訊囚之具一切毀棄提點刑獄司察之東都事略
詔曰拷掠之法素著科條非理擅行茲謂慘酷諸道官司應有非法訊囚之具一切毀棄
前醴縣尉陳齊嘗獻封論榷茶利害詔送江淮發運司
指使馮亮李浦薦齊堪任京官而判吏部銓御史中丞
王嗣宗言齊乃豪家子以問中書馮拯曰若選用有才
何必限貧富上曰卿言是也比來選人往往指言此某

人親某人故必若有才豈可以此不用丙辰齊遂補初等幕職官以前鄆縣主簿洛陽高志甯爲大理評事志甯明經中第請應識洞韜鈴科且求日試三千字旣而不能成上察其厯官無過特命遷秩韓琦墓志云免使授官與實錄

不同恐飾說也志甯蓋琦妹壻今不取

戊午甘州輝和爾可汗伊嚕格勒遣尼法仙等來朝獻馬十匹仍許法仙遊五臺山尋又遣僧翟大秦來貢馬十五匹欲於京城建佛寺祝聖壽求賜名額不許己未秦國長公主言先於乾明寺署無量壽院令家人披剃焚修緣院宇窄隘請於步廊十二間益之仍令掌寺東門事上以步廊乃寺眾出入之所東門自有主者許之

庚申以吏部侍郎兼祕書監集賢院學士郭贄爲工部
尙書兼祕書監充翰林侍讀學士先是上謂王旦等曰
昨召郭贄與語移時頗記朕在東宮時事贄純厚長者
善於輔導在府中三年楊可法繼立可法介然有守其
輔導不及於贄朕早年嘗至其家贄今已老欲召置近
職自吏部侍郎當爲何官旦等曰陛下念舊推恩皆係
特旨上曰可授尙書故有是命初近附諸州歲以芻
藁輸京師至是年穀屢登輦下物價甚賤畿內和市已
及七百圍乃詔滑曹許鄭等州所納芻藁並輸本處
張崇貴言準詔賜趙德明冬服及儀天厯令延州遣牙
校齎往比聞德明葺道路館舍以俟使命若遣牙校似
失所望上曰向不欲遣使葢慮其勞崇貴今有是奏從

之可也德明又請詣五臺寺修設追薦其母陳堯叟欲令張崇貴諭以路由河東多涉軍壘不便聽由鎮州路往上曰宜令崇貴答以不敢聞奏若誠願則聽致施物於鄜延委崇貴差人送五臺也 种放復自終南山來

朝

辛酉贈故桂州監押殿直郝惟和爲如京副使故柳州柳城縣監押殿直韓明爲崇儀副使故桂象等州同巡檢三班奉職許貴爲內殿崇班

癸亥詔象州澄海指揮賜名忠敢以守城之勞也 初陳進之亂宜州指揮使陳定都頭黃晚皆不欲驅率先投象州進欲取此二人甘心焉遂引眾攻圍誓必得之定等亦誓不從賊與官吏糾合城中諭以禍福皆得其

死力上始欲令定等赴闕優加擢用又慮其懷土重遷因擢定爲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晚爲步軍指揮使曹利用等言潰散羣賊並招撫逐處禁繫其情理難恕者欲所在處斬妻子配役從之

十一月丙寅詔羣臣當給賻贈者鴻臚寺入內侍省太常禮院關移不得過二日時有已襄事而未賜者故也 邕州解送進士施粲等赴禮部值宜州賊違省限詔貢院特取之

丁卯廢定州軍城寨權場從河北緣邊安撫使之請也戊辰日南至上御朝元殿受朝

己巳三鼓中天有赤氣如掃長七尺在輿鬼南占主秦分兵疫上曰日官言赤氣不犯二十八宿躔次雖主兵

疫當應在外且國家常存警戒則災眚自滅矣

辛未右正言知制誥孫僅知永興軍代四方館使孫全照也以全照知許州先是上謂王旦等藩方長吏尤賴循良全照馭下峻急當擇其代如邊肅孫僅誰可此授馮拯曰僅嘗佐京府熟於民政可用也從之僅純厚長者爲政頗寬賜詔書戒諭全照有別墅在許州蓋從所請焉

壬申詔三司虧陷官錢許經歷司分覺舉釋其罪仍免均納先是三司憑由司檢見上供案有虧失官錢者有司欲悉令均償主吏上訴命刑部尙書溫仲舒御史中丞王嗣宗詳定以聞而有是詔

癸酉以廣南攝官秦百祥爲茶城縣令黃中理知立山